

我有一塊石頭，看起來斑剝鬼奇；不但滿是蒼棘虬老的皴皺，而且還有多處被蝕鏤成空洞，姿態奇磔。

我常常拿在燈下，細看它的紋理。小小一塊頑石，線條的流走牽連卻如驚濤駭浪，彷彿依稀可以聽見水聲迴旋，拍岸而起，浪花在空中迸散……是被風浪狂濤愛過，愛到遍體鱗傷的一塊石頭啊！

這塊石頭，是多年前去龍坑旅行帶回來的。

龍坑在臺灣最南端，比鵝鑾鼻還南。如果在地圖上找，應該是在鵝鑾鼻下方，凸出於海洋中的一塊地岬了。

從鵝鑾鼻到龍坑沒有車去，必須步行穿過一片礪石堆和瓊麻林間踩出的小路。瓊麻如劍戟一樣的葉片森森直立著。這種野悍的風景，正是恆春半島的特色。但是，到了龍坑，連恆春的沃腴也沒有了。一片佈置於大海狂浪中粗礪尖峭的岩石地塊，因為土壤被長年海風吹蝕，只剩了岩石隙縫中存留著一點點土。一種叫做銀芙蓉的植物，耐旱、耐風、耐海水的鹹腥與狂暴，便在隙縫中生了根，虬結盤屈地生長蔓延開來了，那是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的植物，幾乎沒有什麼葉子，看來似乎已成枯枝的虬勁根幹，貼著地面，頑強固執地生長著。

古人欣賞奇磔虬勁的奇木奇石，大概是因為那奇磔虬勁中隱藏透露著生命奮鬥的痕迹吧！當那掙扎求活的傷痛過去，那掙扎求活的姿態卻成了使人歌讚的對象。後人把玩、瀏覽、細細撫愛，那使人歌讚的紋痕之美，何人還記得來自於心痛如絞的傷痛呢？

龍坑的岸石也因為長年遭海浪沖蝕擊打，形成了奇岩。大部分尖銳醜怪；掙扎求活中，好像還有生命最後的霸悍。有的檻樓斑剝，被蝕空成許多如蜂巢般的空洞，海浪在其中鑽竄，發出咻咻如哨般的聲響。

澎湃的大浪永不歇止。浪沫在晴空中飛揚散去。後退的浪潮，在岩石隙間迅急推湧、迴旋。但是，它還要再來，它還要傾全力奔赴這千萬年來便與它結了不解之緣的粗礪岩石啊！

愛者和被愛者，都有一種莊嚴。海的咆哮、暴怒、不息止的糾纏之愛；岩石的沈默、固執、永不屈服、永不退讓。那樣纏綿纏綿，真是要驚動天地啊！它們依傍、親暱、迴環；它們用近於憤怒、毀滅的愛相擁抱。生命這樣揮霍耗損，淚潺潺流盡，所剩的也便只是一塊斑剝檻樓、卻還猶自傲然兀立著的生命骸骨吧！